



榮譽教育學博士艾約翰教授讚辭

主席先生：

本人有幸在這裏發表艾約翰教授 (Professor John Elliott) 的讚辭，實在深感殊榮。

首先讓我向大家簡述艾約翰教授的事業成就。若要追溯艾約翰教授的專業發展，以下五所機構對他在教育和教育改革方面的思想，是影響至深的：這包括森納卡中學、學校聯會的人文學科課程計劃、「劍橋組」的一群教育哲學家、東盎格利亞大學的教育應用研究中心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屬下的教育研究與革新中心的「環境與學校主動力」研究計劃。艾約翰教授本人也曾撰文提及這些「精神團體」曾牢牢地影響他對教育和課程設計政策方面的看法。

艾約翰教授現時是東盎格利亞大學教育應用研究中心的教育學教授，該中心在一九九六至九九年間由艾約翰教授掌領。他亦是東盎格利亞大學轄下的教育及專業進修學院的前任院長。在教育研究和師資培訓方面，東盎格利亞大學是現時英國及國際公認的權威學府之一，艾約翰教授的領導無疑居功不少。

在發展教育行動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方面，艾約翰教授是蜚聲國際的關鍵人物。他曾主導多項受資助的教室研究協作計劃，獲得教師和學校的參與。這些項目包括福特教學計劃，以及近期由教師培訓局贊助、諾里奇地區學校聯盟負責的「學生對課程及教學法的疏離感」研究。

此外，政策主導的評核也是艾約翰教授的研究專項，他並擔任多間英國及國際機構的顧問。艾約翰教授發表的傑出論著，多不勝數；多本課程和專業師資培訓方面的著名刊物均出自他手筆和由他編輯，其著述之盛，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也很切合這個盛會的是：艾約翰教授是香港教育學院的顧問教授，也是香港課程發展處的顧問，專就該處在課程改革建議的策略性發展提出意見。

艾約翰教授學識之廣、資歷之豐，令人高山仰止，這樣簡短的介紹，當然不足以令在座各位全面了解這位備受尊崇的人物的成就。要把艾約翰教授介紹給素未謀面的人認識，自然便會把焦點放在他激發教育界發展行動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的貢獻。有的時候，人們會形容艾約翰教授為「行動研究之父」，甚至稱他為「行動研究的鼻祖」。這些稱譽固然是實至名歸，但若然是用來形容艾約翰教授的成就和貢獻，還是略嫌片面。行動研究只是他的其中一個研究範疇，他更基本的關注是如何透過教師與學生在教育方面的中心經驗，理解知識的本質。故此，從「教室中的生命」這角度來看，艾約翰教授的理論是激進和革新的。所謂「激進」，是指它直指問題的根源；至於「革新」，則指它致力改變人們對知識的觀念和處理的方法。

要印證以上觀點，最好是引述艾約翰教授自己的說話：

「如果任由經政府政策和法例強化的傳統知識觀念，繼續在民主自由社會的學校文化根深蒂固，那麼學校作為教育機構便徹底失敗。這不是因為學校不能維持『水平』，而是它們沒有為學生提供切合他們文化背景的學習動力。這種動力的基礎來自認同學生都是獨立自主的學習者，並給予他們這樣的身份。」

由此可見，「行動研究」成為了認同學生是獨立自主的學習者和向他們提供切合文化背景的學習環境的重要工具。讓我再次引述艾約翰教授的論述：

「協助教師聽取學生真正的心聲，是一個恆常存在的難題；那是教育行動研究方法的關鍵問題。我一直致力推動教師成為行動研究員，是基於以下的理解：只有當接受知識的一方獲得發言的機會，從而影響塑造他們求學經驗的環境，真正有價值的課程改革才會出現。」

這樣看來，艾約翰教授專業研究背後的信息是既濟當前之急而又影響深遠的；既可放諸四海，又深具本土意義。為了將他的信息帶到香港，艾約翰教授不僅擔任顧問角色，還成為香港教育學院發展期間的真正夥伴，也是一位透過與香港課程發展處合作，倡議香港進行教育改革的鬥士。每當艾約翰教授的名字在香港教育界中響起，同業們不約而同地流露謝意，稱讚他那平易近人的性格，協助他人(不是他本人)解決問題的認真態度，還有他那永不言倦的精神和面對每項挑戰時表現的經驗和智慧。

為了讓大家洞悉艾約翰教授在這東西匯萃的城市裏所受的敬重，我想引用東、西方兩位聖賢的話。首先，讓我引述東方聖賢孔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這五者是：「恭、寬、信、敏、惠」。我想這大概就是對艾約翰教授最恰當不過的描述吧。

接著，我想轉到一位西方聖賢去，但絕對不是柏拉圖或哈伯馬斯。我在這兒引用一個艾約翰教授喜愛的主題：荷里活西部電影。艾約翰教授曾經在他的自述裏承認，閱讀西部小說是個使他既樂且疚的嗜好。原來他年少應付英國普通教育文憑考試時，沒有好好溫習課本，反而偷偷閱讀藏在書桌內的西部小說。在荷里活西部電影《四虎將》中，由積皮連斯飾演的「西部聖賢」說：「沒有愛，沒有目標，我們就什麼都不是。我們留下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離開是因為我們的幻想破滅，我們回頭是因為我們感到迷失，我們獻出生命是因為我們勇於承擔。」

艾約翰教授以其精神感召我們，並身體力行，為改進香港教育獻出心力，就讓我們在此向他致敬。

主席先生，本人有幸為閣下引見艾約翰教授，並請閣下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給予這位卓越的學者。



榮譽教育學博士許美德教授讚辭

本人非常榮幸能夠為許美德教授致讚辭。香港教育學院全體教職員、學生，以至很多香港人，都不會對許教授感到陌生。眾所周知，她是教院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二年間的校長。自一九八六年起，她在多倫多大學轄下、國際知名的安大略教育學院擔任多項要職，並在加入香港教育學院之前，出任該院的副院長。

許美德教授是比較教育方面的著名學者，也是一位漢學家。許教授先後獲得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專攻比較教育。在此之前，她在多倫多大學取得古典學的文學學士，一九九八年更獲倫敦大學教育學院頒授榮譽院士。今年三月底，許教授自香港教育學院校長一職退休，獲校董會頒予榮休校長的名銜。

許美德教授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興趣和感情，在亞洲生活期間，她付出大量精力，深入研究中國的文化和傳統。她踏足東方社會的故事，相信在座不少人士都耳熟能詳。三十五年前，許教授初抵香江，於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八年在協恩中學任教，長達十一年。此後，她在一九八零至八二年間以外國專家身份在復旦大學教授西方文學及新聞寫作。一九八九至九一年，她更獲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委以重任，出掌文化及學術事務。此外，許教授又曾獲中國十所重點大學聘任為顧問教授或訪問教授。在東方社會生活多年，許教授對中國和中國文化莫立了深厚認識，並從比較的角度廣泛發表論著，處處表現了她在這方面的卓越學術成就。

除了是位廣受尊崇的學者和豐產的著述家外，許教授在專業和社會服務方面也有值得稱道的紀錄。她慷慨出任的芸芸公職包括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年度的理事、美國比較及國際教育學會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會長，之前則在該會擔任多項職銜。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她獲委任為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委員，又是香港教育研究學會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的會長、多項教育發展計劃的顧問和總監，以及多份國際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此外，自一九八四年起，她曾是多個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國際協會和委員會的成員。

許美德教授在推動國際和亞洲教育發展方面建樹良多，獲頒教育學博士名銜乃實至名歸。她在比較教育研究和有關中國及東方社會方面的創見和論著，大力推動了這方面的知識的國際發展。過去二十年，許教授發表的論文、文章和專書逾百，內容涵蓋中國社會的價值觀、中國文化、政府政策及中國實行現代化的進程，也有論及中國的教育和大學等課題。

此外，許美德教授身為香港教育學院的校長，對香港的師資培訓貢獻極其重大。在她的領導下，本校在過去五年來經歷了迅速和顯著的變化，不斷進步和提升，以期達至大學水平。許教授帶領本校上下塑建一個清晰的遠景——「共享學教喜悅，盡展赤子潛能」，這是重要的第一步。這遠景與隨之而立的使命和策略方案，構成了一股凝聚力，使本校的師訓工作得以貫徹發展。本校成功發展、評審和引進十

三項簇新的學士學位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取代次學位課程，加上兩項與本地大學合辦的學位課程，使本校從一所只頒授次學位的師訓機構，煥然轉型為一所頒授學位的高等院校，邁向另一新里程。再者，在許美德教授的領導下，本校實施了等同大學模式的重要質素保證程序和改進機制，又在校園內設立幼兒發展中心和小學，對提升本校師訓課程的水平意義重大。另一方面，許教授又積極推動本校與國內及海外機構建立夥伴關係，或彼此交流，使本校增廣視野，國際地位亦得以提升。以上成就使教院有如脫胎換骨，大大增強了它為本港提供優質師資教育的能力。

除了藉著領導本校轉型而為師資培訓作出貢獻外，許美德教授也在香港教育的進程上立下重大的建樹。舉例說：她是本港雙語教育和兩文三語政策的積極倡議者，本身也是位最佳的典範。許教授對幼兒教育有深厚感情，孜孜不倦地宣揚幼兒教育的重要性及提高它在香港的地位。她在本校的工作，以至出任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幼兒教育發展小組的主席，皆可印證她的熱忱。許教授視幼兒教育為終身學習的基礎，並將之融入本校的主導價值，又全力支持為幼兒教育工作者開設學士學位課程，終於在這領域闖出新里程。香港特區政府為了表揚她的貢獻，特授予銀紫荊勳章，我們都替她高興。

在個人層面，很多曾與許美德教授共事的人，都會被她的個人風格和崇高的教育理想所吸引：她是一位處事能幹、精力充沛、活力非凡、和藹可親、幹勁十足和關顧別人的領袖。她與教職員及學生親切相處，從她屢次探訪教職員及定期與學生舉行早餐聚會，即見一斑。

卓越的學術成就，對香港以至其他地方的教育及師資培訓的重大建樹，足以令許美德教授成為教育界的極佳典範，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主席先生，本人非常榮幸，並樂意為閣下引見許美德教授，請閣下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予這位傑出的教育家。